

談雪艷琴

劉昭晴

雪艷琴原名黃詠霓，筆者在若干伶人中，發現黃詠霓和章遏雲的名字最好，黃的名字是「歌詠霓裝羽衣曲」之意，章的名字則為「響遏行雲」，均含有詩意。雪艷琴是同教人，工青衣，和四大名旦之一尚小雲雖係同門，但唱腔較為柔和，與尚之「鐵嗓鋼喉」不同。初在北平天橋城南遊藝園演唱，這是早年若干坤伶必經階段，自一炮而紅後，便應約至城內各大戲院演唱。民國二十年「九一八」事變，東北軍入關，北平呈現一度繁榮，雪艷琴在二十一、二年間乃大紅特紅，後經人撮合與譚富英合拍「四郎探母」電影，雖係黑白片，攝了若干實景，打破國際不許真物上台的舊規矩，而且開馬連良，張君秋，馬連良、梅蘭芳合演彩色片「打漁殺家」、「梅龍鎮」之先聲。

「四郎探母」一片中，四郎在於公主盜令回轉使小番「帶馬」時，固然還是用的「馬鞭」會被人加以議論。但在出關後，便用「替身」乘馬奔馳，雪艷琴於二十三年嫁給溥侗，（宣統溥儀之兄），被人戲稱為「皇嫂」。自是閉門不出，息影菊壇，不再顯身於紅氍毹上，當時上演「四郎探母」電影廣告中用語謂：聽譚富英一元八（譚演出之票價），聽雪艷琴給百萬也不唱，但看電影只用四角，以此為號召。雪在該影片中，不只唱腔美妙，做工細緻，尤其見太后請安之時身段，其旗袍下落，好似層層折下，非常美妙，如腿上沒有工夫，何以臻此？說實在的，目前許多旦角確實很難做到。

民國二十四年秋，北平梨園界爲了救濟「湖北水災」，（時余叔岩尚在開明戲院，和王福山

、錢金福等演出「瓊林宴」，自問樵開府起至打棍出箱止）雪艷琴特別應約演了一場義務戲，劇目是與楊小樓合演之「霸王別姬」，地點在第一舞台，因雪艷琴多日未有公開演出，故甚哄動。加以雪在此劇中唱念均佳，做表又好，觀衆心目中與「梅大王」幾無分別，自後更是聲價十倍，筆者曾躬逢其盛，覺得雪艷琴的這次演出，與梅蘭芳以後和楊小樓合演霸王別姬，並無遜色。

又一次，雪艷琴在華樂戲院，爲朋友演「搭桌戲」，雪之大軸，劇目爲「玉堂春」（僅演「三堂會審」一折），壓軸係言菊朋之「當錮賣馬」（帶耍錮），倒第三爲葉盛蘭之「木蘭從軍」，開場除「班串」一個小戲外，即係尚和玉之「四平山」。在「會審」時，雪艷琴使出渾身解數，除了做表外，唱得非常動聽，真是「一句一彩」。筆者聽戲多年，很少見此現象，故記憶猶新。三十八年來台後，曾見趙復芬和蔡金棠、陳元

正初度合作全部「龍鳳閣」時，李、陳二人捧足趙復芬，趙頗受台下觀衆歡迎，加以唱腔好聽，也像雪艷琴一樣，正是一句一彩，趙復芬自復興劇校畢業後，雖唱做均佳，但初扼於王復蓉，未能大顯身手，繼而復興劇校又極力扶植王復蓉（復蓉之妹，時尚未發生車禍）趙復芬因而鬱鬱不得志，南下應海光之聘，擔任當家旦角，從名票幹夫人問藝，復得琴師畢玉清之助，暗中積極排演「龍鳳閣」等劇。北部觀衆因距南部較遠，對趙復芬尚不明瞭，她第一日來北市「打泡」，即演龍鳳閣一劇，起初大家都爲她捏一把汗，不意演出之時竟一鳴驚人，意外良好，頓使觀衆刮目相看。雪艷琴自嫁人後，演出無多，僅霸王別姬，玉堂春等數劇而已，因她與觀衆睽違甚久，故偶而登台，必受熱烈歡迎。在北平各名角都懂得台下此種心理，常到外埠地巡迴演出，每逢回平，即以「載譽歸來」爲號召，觀衆亦以多日未見十分想念心情去欣賞，而且劇目不同，台下感動新鮮，故能上座不衰。非如此間，今日是某劇團某人某劇，明日又是某劇團某劇，演員既多熟識，劇目又復雷同，自難有吸引之力。至抗戰爆發，筆者離開故都，雪艷琴也無法再度演出，從此再沒有欣賞的機會了。



雪艷琴演「汾河灣」的劇裝照。